

青未了

思想光华
文字魅力

写作

星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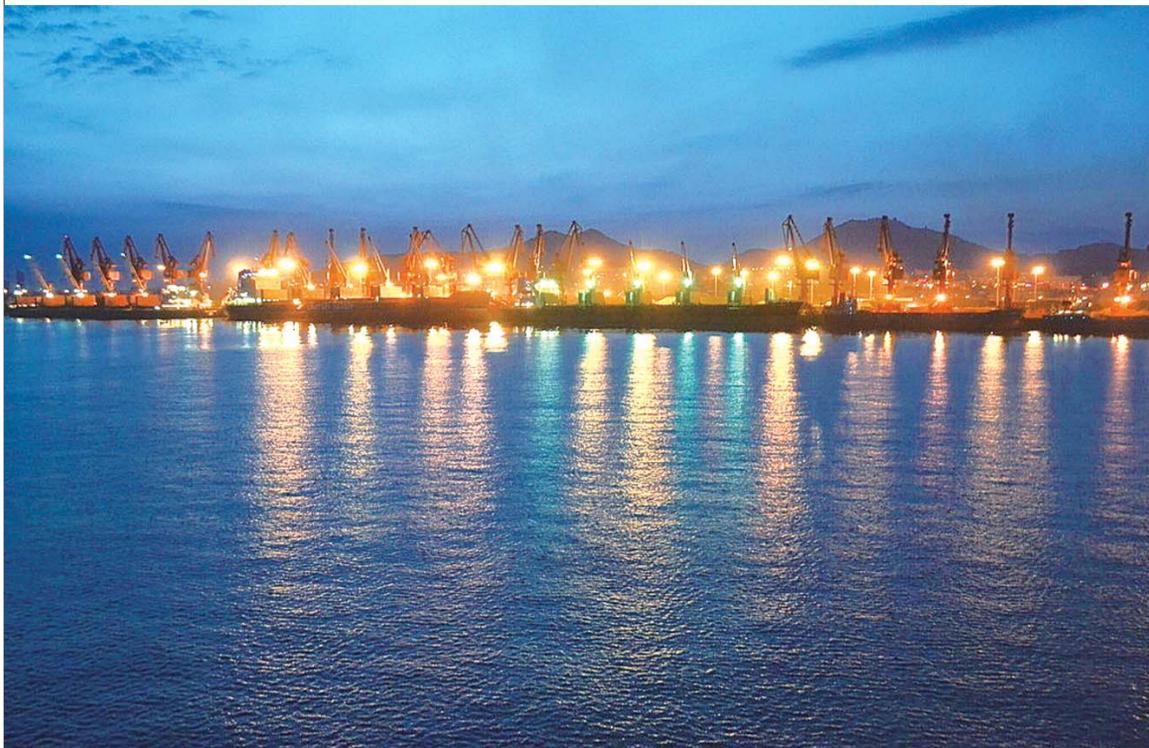
2013.10.21

齐鲁晚报

B05-B07

日照专页

日照是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说它古老，是这里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史前文化遗址众多，一些古雅的文言单词也依旧保留在方言中。说它年轻，是这些年的快速发展，给这座城市打上了国际视野的标识，让这个城市有了年轻的心跳。在生活在日照的作家笔下，日照的海滩是一段罕见的黄金海岸，是海的一张“标准像”；登上了国家舞台的岚山号子音调激荡、情绪饱满，是日照的一张响当当的文化名片；味道清醇的绿茶，妙趣横生的农民画，黑如漆薄如纸的黑陶，则是让他们骄傲的日照三宝……



日照港夜景。

岚山号子的前世今生

□林丽

日照岚山，孕育于群山起伏逶迤间，自北而南有甲子山、北垛山、磴山、阿掖山等十几座山脉。在此居住的人们面海依山，在山雄海阔间耕海牧鱼，蕴养出淳朴、率真、鲜明的风土人情和灿烂的渔家文化。此行前去岚山区岚山头街道，这里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岚山号子的主要发源地。行路间所见田野皆是幽绿葱郁，让人耳清目新。在路上穿行，亦是穿行在清凉界里。

岚山号子的形成，距今已有六百余年历史。岚山头村形成于明朝洪武年间，因岚山渔船随抗倭军队南下，清末岚山渔民号子又随商船远走大连、天津等地，岚山渔民号子便兼具了南、北海号的音调特点，加之岚山当地民风、语言的影响，因而造就出岚山号子音调高亢、铿锵有力、旋律优美、有领有合、朗朗上口的音乐特色。几百年来，岚山渔民号子由渔民世代口头传承，并在传承中不断得以丰富提高，乃至走到今天的舞台上，成为表现岚山渔民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不屈不挠抗争精神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为了寻觅岚山渔民号子的前世今生，我找到了传承人杨洪永老人，往事娓娓道来——

岚山渔民祖祖辈辈以打鱼为生，岚山渔民号子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自古至今，祖辈传唱不竭。根据工序不同，在加工、修补捕鱼工具以及出海过程中，产生了几种不同的劳动号子。这些号子虽节奏千变万化，但在运用音乐的节奏、韵律时与劳动节奏自然契合，浑然天成。

喊号子在岚山当地被称为

“打号子”，由一个号子手领号，其他渔民唱和。唱岚山号子不仅是有副好嗓子就可以领唱，它一般由经验丰富、富有权威性的船老大或者负责此项劳作的领头人领唱。领唱就是指挥，不能有半点马虎。这体现了海洋渔家号子的首要功能，即实用功能。

打号子时常用的词语多是语气助词，有“啊、嗨、嗷、呦、哎、啦、吨”等。在岚山，主要的号子有成缆号、箍桩号、拿船号、撑篙号、溜网号等十几种。在演出时，由于表演时间的限制，一般只表演溜网号、撑篙号和箍桩号这三种。杨洪永老人向我们简单介绍了拿船号和溜网号。他说，拿船号中“拿船”意为把船从水中拉到岸上或从岸上拉到水中，虽“拿”字听去有“四两拨千斤”的轻快与果敢，其实在拉船过程中，船体十分沉重，拉船人需要竭尽全力，更需众人把力气往一处使，因此号子的“号令”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拿船号听起来强劲有力，底气十足，令人荡气回肠；关于溜网号，杨洪永老人的手稿是这样写的，“网被撑到海里以后，在溜网拿鱼的时候，一把一把把网从海底拉上来。溜网在时间上是有限制的，在涨潮和落潮之间只有一个小时左右，必须把所有的活都干完，特别是在风雨交加的情况下。所以溜网号听起来高亢、婉转，是岚山号子较为精彩的唱段。”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渔民们出海都采用机械船只捕捞，人工劳作的方式也渐渐消失，因此劳作中产生的号子也失去了用武之地。许多岚山老渔民在感慨之

余也不无伤感。然而，当看到他们年轻时在海边劳作的号子竟然出现在市里、省里，甚至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时，他们又感到无比欣慰。

将岚山号子搬上舞台，要归功于原岚山头街道文化站长周平和。1982年，周平和任岚山头街道文化站长，作为基层文化站长，周平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他一直喜爱的岚山号子。他与老渔民攀谈，搜集岚山号子的资料；去海边看拉网，了解岚山号子的曲调。在深厚的生活积累之上，创造出男声领唱女声和的表演形式。

1990年、1996年，岚山号子先后两次被请上日照市春节联欢晚会；1996年，中央七套的《华夏文明五千年》栏目组专程前往岚山拍摄岚山号子；2007年，岚山号子参加了首届中国日照水上运动会开幕式演出。

在这之后，岚山号子以其激荡的音调、饱满的情绪，登上了更广阔的舞台。2008年参与中央二台《倾国倾城》在日照的演出，并先后上了山东电视台少儿频道、中央电视台一套的节目，向全国观众再展风采。

我一再问杨洪永老人，把号子由广袤的海上搬到舞台上，有没有紧张感和错位感？他轻松地笑了笑说，没有。以前在海上怎么打号子的，在舞台上就怎么打。

他站起身来，为我们唱了一段“撑篙号”。历经风浪颠簸的人，站在舞台上，心怀、神思都是那样的敞阔——他仿佛身临其境站到了船上，海风天雨相往来，一身豪情！

海岸

□赵德发

我23岁才看到海，但那次看海让我大失所望。

那年，我到我们县东南角的一个地方出差，听说那里离海只有16里路，就借了一辆自行车兴冲冲去了。不料，到了海边却被大片烂泥挡住。抬头远眺，一望无际的淤泥正在太阳底下晃荡，心想，既然来了，总要尝尝海水的味道，于是踏泥而行，推车前进。然而没走几步，烂泥沾满车轮，且将轮与瓦之间的空隙塞满，让我无法推动。弃车前行，脚下的泥却越来越厚，恶狠狠与我争夺鞋子。无奈，我望洋兴叹几声，快快返回。

第二次看海，是我28岁时到日照参观。一见那片黄澄澄的沙子，我心醉神迷，对同行的人说“这才是海滩的样子嘛。”

1991年初，我调到日照不久，就迫不及待地让我的老婆孩子过来看海。我先带她们去了港口，登上伸入海中1500米的煤码头栈桥。可是，11岁的女儿一下车即哭，说这不是海的样子。我立即明白，立马撤退，带母女俩去了浴场。一到那儿，女儿笑逐颜开，甩掉鞋子，在沙滩上又跑又跳。

碧海金沙，是海的一张“标准像”。黄海之滨的日照，恰是提供这张“标准像”的地方。所以，1994年市文联要创办一份刊物，身为主编的我不假思索，便将刊名定为《金海岸》。

此后，我去过中国沿海的许多地方，也见识过外国的一些海滩，还是固执地认为，日照的海滩，真是一段罕见的黄金海岸。

日照的海滩，沙子细，颜色好。国内外有一些沙子细腻的海滩，但大多颜色不佳，有的发白，有的发灰，我甚至还见过一处黑色的沙滩。日照的海滩却是黄色。那是大海将当地的花岗岩、石英石冲刷、磨砺了多少亿年的结果。如果在晴朗的早晨，你到海边看看，海浪吻过，咸湿之处，在红日的映照下黄灿灿、金闪闪，你会觉得，仿佛进入了华丽旖旎的梦境。

我曾差一点晕倒在这梦境中。有一年我在日照第一海水养殖总场挂职，闲暇时常到海边漫步。有一次，我走在刚刚退潮的海滩上，发现眼前不只是金黄，更有美妙绝伦的图案铺展着：那沙子，成一道道细坎儿，曲曲弯弯，等距离排列，一直延伸到海中。我一边走一边低头欣赏，走着走着便觉得头晕目眩，只好驻足阖目以防跌倒。再睁眼时，我将目光投向了大海——我仿佛看见，海神正在碧波之下，为她的得意之作向我得意的微笑。

二十多年来，日照的金海岸，给了我世间大美，给了我良好心境，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几年前我本来有机会到省城工作，却因贪恋日照的美景而放弃。这些年来，每当外出多日，眼前总是要闪过一片金黄，心中泛起一股深沉的思念。回到家中，即使不去海滩，站在阳台上看一眼两公里之外的海面，心里也觉得踏实而温馨。

有一次，从青岛坐飞机去南方，经过日照时正值晴日，从舷窗里向下看去，海蓝岸绿，中间一条金色的飘带绵延百里，心中感动莫名，急忙拿出相机连连拍照。

还有一次，坐船去韩国平泽市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离开日照时，夕阳西下，暮霭沉沉，我站在甲板上，眼瞅着海滩渐渐变窄、变无，心中惘然若失。几天后回来，恰巧是个早晨，我背对着初升的太阳，看见日照的山峰与楼群从大海中冒出，看到蓝色的海有了一条金镶边儿，心中一股热浪兀地涌起，直抵眼窝。

下船登岸，觉得自己像一粒被风吹跑了的沙子，在外边飘了几天，又欣欣然回到了原处。

“写作”——关注当下，反思现实，状写自己生活的一方水土，再现当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写作”是展示各地市文学创作的一个平台，也是反映齐鲁大地时代变迁的一个窗口。

投稿邮箱：qlwbxiezu@163.com

动态

1.赵德发中篇小说《下一波潮水》被《小说月报》2013年第3期头条转载。小说集《嫁给鬼子》被重庆出版社列入《大地之魂》丛书出版。

2.8月28日至8月3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主

办，作家出版社、山东省作家协会承办的第20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作家馆“山东主宾省”活动在北京举行，作为活动内容之一的“赵德发传统文化题材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对《君子梦》《双手合十》《乾道坤

道》三部长篇小说进行了研讨。

3.小小小说创作再创佳绩，厉剑童、林华玉、厉周吉等人创作的微型文学作品大量发表并被转载。林华玉《三好作品》荣获中国故事期刊协会主办的中国故事大赛最佳超短篇故事第三名。